

### 【文艺评论】

## 最浓的年味，是那股人情味

□季风

“共欢新岁，迎送一宵中。”农历癸卯年春节来了。喧闹的城市开始换上节日盛装，大大小小的红灯笼高高挂起，腊梅香伴着腊肉香肠的味道弥漫大街小巷，重庆的灯火愈发璀璨迷人，浓浓年味迎面袭来。

民俗学家说，年味就是记忆与情愫。每逢春节，为生活打拼的人们，不管走得多远，也要赶在一一度的团圆，与记忆中的年味重逢。市民忙里偷闲准备年货；年迈的父母电话催促，翘首以望；漂泊游子返乡与家人相拥，与亲友相聚，推杯换盏，说旧话话新景。

年味，就在这种久违的幸福气息中氤氲开来。年味，在浓浓的人情味里。2022年热播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，春节串起了“光字片”周家近50年的生活。有人统计发现，剧中至少呈现了13次春节场面。每年春节，不管有钱没钱，家家户户都会尽力准备一桌团圆饭。周家爸爸领着家人挨家挨户拜年的热闹场景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而在前段时间，山东济宁的一位父亲，将中秋的石榴储存在沙土里近4个月，就为了等待儿子过年回家吃，更是感动无数网友。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现实生活，年总是连接亲情、通往团圆、充满温馨。

年味，在满满的仪式感里。《小王子》中说道，所谓仪式感，就是使这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这一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如果没有阖家团圆、守岁祈福、拜年贺岁、舞龙舞狮等风俗习惯带来的仪式感，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便与普通的假期没有多大区别。

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中写道：从腊八起，铺户中就加新的上年货，街上加多了货摊子——卖春联的、卖年画的、卖蜜供的、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。这些在特定时间涌现出来的习俗、风物，营造着独一无二的节日氛围。而重庆人的过年，也有很多习俗：年终要大扫除；大年初一，家里不扫地、不倒垃圾、不睡午觉；初二“走人户”，吃“转转饭”；初四祭财神；初五“赶五穷”……这些仪式感里，既有满满的节日氛围，也有绵延的文化传承。

村上春树说，没有小确幸的人生，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生活不过是每天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，做重复的事、说重复的话。而生活中的小确幸，是需要人们通过仪式去感

受、去捕捉的。

春节期间一个个细致而繁琐的仪式，一个个触手可及的小确幸，更能触发文化意义上的深层感念。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，整个节日都在辞旧迎新，从衣食住行到礼仪举止，用祥和与喜气迎接重要时刻的到来，与亲人挚友盘点曾经的过往，寄寓美好的期盼。

当然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城市化的推进，春节的一些仪式的确在做减法。这也让不少人担心，传统文化的情感会不会失去寄托？年味会不会变淡？

如果只是从物质层面衡量，过去生活艰难，盼着赶快过年，生活才能改善，如今经济条件大幅改善，天天即是过年。但如果从情感上来说，因为文化纽带的强大磁场效应，春节依旧是我们复苏文化记忆、确认精神归属的重要时刻。

今天，人们过年的时间越来越多样化，不仅在发扬传统，也在与时俱进。赶场买年货的少了，网购年货的多了，但过年的红火依然；压岁钱换成微信红包了，但保佑平安的寓意不减；年夜饭依然丰盛，但去酒店吃年夜饭也很盛行；在家过年不再是唯一选择，春节旅游的越来越多。一位朋友今年就选择一家人去西昌旅游，而不是守在重庆家里过年。过去代表年味的一些仪式，或许将离我们而去，但会有新的形式来填补，来寄托我们的情感。

年味，在流淌的文化基因里。作为传统节日，春节表面看是时光轴上的一个标注，本质上则是一种文化需求，是心底最深处的文化胎记。年俗正在伴随时间的变化，有了新的载体，融入当下生活，展现时代风貌，在传承与创新中成为人们独特的年节记忆。不管节日形式怎么变，萦绕在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没有变，美好的心愿没有变，年味的“魂”并未溜走。人在，情在，年味就在，这也正是春节的魅力所在。

千百年来，春节一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期待。那一句“过年好”，是一句问候，更是一份祝愿。春节是新的开始，预示新的希望，无限的憧憬在窗棂外向人们招手，美好的未来在每个人心中萌生。

这是祝福的时刻，也是思考的时节，更是行动的起点。兔年春节来临，让人们联想起兔子的性情温顺，体态乖巧，动作灵敏，可爱善良。新的一年，每个人都像矫健敏捷的兔子一样，大胆去追赶、去奔跑，一定能跑出追求美好生活的加速度，跑出人生出彩的新天地。

# 人在，情在，年味在

## 一年一岁一团圆

□刘云霞

逢年过节，王二张三周四赵五，朋友们总要聚聚的。至于去哪里聚，东家可谓绞尽脑汁。一年一岁一团圆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岁末腊八过后，请客意味着过年。为显示诚意，吃食要有特色，地点也得有考究。老百姓过日子，倒不是奢求多么贵重体面，即便是寻常的烟火风味也得庄重，以此体现深情厚谊。

几天前朋友就告知要去合江笔架山过节。自得到消息那一刻就兴奋不已。有哪些人一起聚早打听好了，几点出发、哪些人坐一车也安排好了。喝酒是必须的，那么返程的司机也是要计划好的。几天的期盼无疑为笔架山聚会增添了乐趣。即使天气预报告知会有雨会降温，向往的兴致也没有降低半分。朋友聚会的乐趣不是那么简单地局限在吃了一顿饭，是从决定相聚那一刻就开始了，主人张罗请客，客人欣然赴约，一直到聚会过后将所有千姿百态点点滴滴打包珍藏才结束。

早晨，不顾阴雨，如约坐主人家的车前往。一路高速，车速快，兴致高，开车的坐车的，故事一个接一个，每个人出口都是惹人爆笑的金句。

到达笔架山腰大樟树下的华银酒家，还是以前去过的那一家，还是那个一笑就露两个酒窝的老板娘。只是几年不见，时过境迁，她都是有小孙子的奶奶了。

雨更大了，落在树叶上嗒嗒作响。几个车都到了。朋友们下车，站在雨棚下握手、寒暄，掩饰不住异乡相聚的喜悦。

风味腊肉是这个酒家的特色菜。厨房顶上挨挨挤挤吊满了腌制、熏过、风干的腊猪头、腊猪脚、腊排骨、辣香肠，一排排亮晶晶黄汤汤油浸浸的。眼馋嘴馋还心急的朋友忙不迭地要买买买，动作麻利的老板娘心领神会嫣然含笑，取下各种腊货一大堆，在室外雨棚下任凭大家挑选，称秤，用干净的牛皮纸包装好。

朋友们一个个经不住诱惑，虽然念叨着家

里还腌着七八根猪蹄，刚做好几个腿子的香肠，也让老丈人老公爹尝尝他家乡特色为由，多少都要买点。看他们喜滋滋地付了钱，把年货心满意足地往车里送，聚会又增添了孝敬心意的满足。

就餐时间到了，饮酒的男人，不沾酒的女人，大家约定俗成分桌而坐。菜肴不多，端出的都是精品：肉香肠、排骨香肠、猪头肉、猪耳朵、腊舌、猪蹄炖青豌豆、腊肉……

那些失意的，欢乐的；那些艰难的，收获的，都堆积在热乎乎的酒碟之上。这一天是一年日月的累积，这一餐是朋友情谊的见证。

此刻，主人正在一旁忙着开酒。几个装酒的纸箱子打开，几只胖乎乎红通通的状态不凡的老虎瓶跃然映入眼帘。将翘起的俏皮的红尾巴瓶盖拧开，清醇香醇、干冽绵甜的曲酒浓香四溢扑鼻。

年味是什么？年味是畅所欲言的快乐，是盘碟中盛满的腊香，是主人珍藏的那一壶壶美酒。好乖的老虎！好有心的主人！农历虎年的最后一天，让朋友们以这样的方式相聚，得是多么的性情细腻。

不必矫情，喝酒的尽管豪饮，不喝酒的，也请尝一尝。今日诸君幸聚首，莫辞盏酒十分劝。不醉不休，不醉不归。

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盘点这一年的得失，谈谈以后的打算，聊聊生活，聊聊曾经喝酒的一些趣事、体育新闻娱乐新闻……话题内容很丰富，聊天形式很随意，投入情感很真挚。

请客聚餐与思友念旧息息相关，年味还是千里迢迢来相聚。多年以后，能够忆起的除了浓浓的血缘亲情，还有如此的朋友深情。相聚是感恩，是牵挂，是希望，为着这样的情分情缘，冰风雨雪，千里万里片刻聚首也值得奔赴。

或许收成算不上丰盛，甚至有失落有遗憾，只要有人惦记，这一年就是大有之年。

## 来下浩里过春节

□赵瑜

南岸有很多久远传说。“龙门浩”地名相传是大文豪苏东坡所取。北宋嘉佑元年，苏氏三父子自嘉州乘船东下去汴京赶考，船至恭州（重庆），惊见长江主流南岸段一条顺江巨大石梁被巧夺天工劈开，可容船只进出浩内。苏轼叹大自然美景，就把岸边村落江口村取名“龙门浩”。

龙门浩老街上外地游客中大有名气，他们知道那是有着五色花灯可以吃传统小吃的地方；他们还知道，老街可以观夜景，看对面渝中区一岛华彩，参加音乐节或者参加各种聚会，到轨道六号线穿桥处拍照发朋友圈，或者步入书院冲泡一壶香茗。

今天的龙门浩老街变得越来越好玩了，在节假日五光十色游人众多。但这不完全是老街的注脚，当然不是。

有这么美丽传说的地方，是条历史底蕴深厚、市井声韵悠扬的老街。每当月亮升起，倒映浩湾，江天月影，上下辉映，别有一番风景。清代巴县令王尔鉴曾写下诗篇：“石破天开处，龙行俨禹门。魄生牛月窟，光自耀云根。”

老街曾是江南的繁华之地。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存在，是重庆开埠文化遗址之一。上新街码头有第一艘开进重庆的外国轮船主人所开的立德洋行；抗战时期美、苏、英、法等30多个国家先后在重庆开设大使馆，其中原意大利大使馆、原美国大使馆临时办公楼、原美国使馆酒吧、原美国使馆武官别墅群、原比利时大使馆等都落户在龙门浩，泊来的西方文明，改变着这里的生活气息。可见龙门浩一带自古依山傍水，人杰地灵，有浪漫的神话传说，灿烂的文化遗产、璀璨的历史名人。

旧屋砖墙漏雨，仍有百姓代代生活的丝丝温情，雕花木门上铭刻的历史、围墙天井里流淌的故事，饱含了一代代人的生活记忆。作为城市的灵魂，老街见证了历史的兴衰，凝聚着一城的精华。

2015年，重庆市政府通过了龙门浩老街的相关保护规划，2018年9月22日，经过维护修缮的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首开区正式开门迎客。随着南滨路城市更新工作的展开，拓展区——下浩里也于2022年底迎来盛大开放。

下浩里位于东水门大桥北侧，与首开区隔桥相望，集巴渝风貌、开埠历史、民国风情、抗战文化等重庆地域文化特色元素为一体。

这里保留着多处跨越百年的珍贵历史建筑，其中，位于米市街的禹王宫与董家桥的永兴洋行最负盛名。米市

街是南岸古道之一，民国时期，巴县长生、老厂、黄角堰一带的米商在此贩卖大米，逐步形成集市和街区。

而始建于西汉年间的禹王宫，是两湖移民的活动场所，抗战时武昌中山大学、两湖中学均借此地临时办学。当时2000多名师生在这里学习、住宿，拥挤不堪。时任武昌中山大学校长的陈实，不顾时局艰危四处奔走，八方努力筹得款项，在禹王宫后坡新建了几幢两楼一底的校舍。2010年该地块开发时，掘出一块纪念碑，上书“武昌中山大学重庆南岸临时校舍立碑纪念，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”等字样。

在下浩里，还保留着一座3块石板搭成的石桥，它建于1915年前，名为永安桥。某年发大水，永安桥被冲垮，时有董姓人氏出面集募新建石桥，取名董家桥，街区也以“董家桥”命名。

董家桥与下浩正街相连，向下方向可到望耳楼、葡萄园。

20世纪20年代，重庆商人黄锡滋与法商吉利洋行合资的永兴洋行（后为吉利洋行）坐落在董家桥。洋行为中西合璧式风格，砖木结构，青砖灰瓦，两楼一底，房屋前有一宽大的院坝。此房屋是开埠时期法国洋行高级职员住所，也是黄锡滋与法国商人会谈的主要场所，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洋房子，气息高贵优雅。

下浩里传统风貌建筑主要分为穿斗木结构和砖柱夹壁墙结构，部分加做吊脚楼，建筑多以竹蔑抹灰做围护外墙，小青瓦屋面，充分体现传统巴渝建筑风格。建设者在打造米市—下浩组团、董家桥组团区域时，通过查询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、老照片，以及对原住民进行实地访谈，高度还原出当时的空间构成、街巷肌理、建筑风貌，专门保留了原生建筑的老门窗拱、青砖、旧瓦、条石等元素。

这个春节，来下浩里打卡吧。在下浩里，什么都鲜活起来了：依山而建的老街是鲜活的；滚滚长江是鲜活的；孩子们的笑脸也是鲜活的。

走到老街，恍惚中奇遇了开埠时风云际会的场面，触摸到老街巷的岁月沉浮，感受新春的喜悦祥和。

来这里观赏巴渝民居、西式建筑，感受老重庆春节民俗，参与为老街量身打造的市集与表演，一站式打卡时尚咖啡、韵味摄影、立体杂志、先锋艺术等近30个各具风格的文化艺术IP，真正感受民俗古韵的留白，中西合璧的惊叹，古老又年轻的南岸就浓缩在此情之中。

华灯初上，看轨道上天入地、索道凌空飞渡、游船横渡长江，车船流光，浪卷金花，老街夜游，如梦似幻。

这，就是兔年新春的“重庆味道”！

## 时间的陈酿

□李晓

一艘船，驶入一年之中时光河流的港湾，在这里做短暂停泊。尔后，再从这个港湾启程踏上新的征途。

这个港湾叫春节，也就是过年。在春节，溯流而上，遥想我们祖先居住的上游，先人们在新旧之交交接的天幕下衣袂飘飘而来。所以，春节里要做的事，就是做一次深情凝望，凝望我们祖先前仆后继的身影，把生命的链条一环一环紧紧相扣。

春节里，缅怀一次祖先，漫漫时光之中感谢赐予我们生命的先人，让我们享受着人生的欢愉，经历着命运的悲欢，呼吸着节日浓郁的气息。在风吹稻浪里，有着祖先勤恳耕耘的身影；在漫天风雪中，有着祖先们耀眼白头的闪现。

有人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。一个地方成为故乡，要经过多少年的浸润？好比一个家，如果墙壁里没有亲人的气息糅合进去，你很难对一个家有肌肤相亲的感受。

想起有一年除夕我回老家，在山梁上看见山下绵延着一条火龙，那是从天南地北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乡人，高举着呼呼燃烧的火把，照亮着回家的山路小径。其实乡人们大多数已在城里买了房，但春节回老家过年成为埋在骨血里的基因。

在春节里，把老屋瓦楞上的杂草清除，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，那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；把屋后的沟渠清理干净，让开春后清冽冽的雨水哗啦啦流，那是大地的乳汁；把老屋门前上了锈的锁再换上一把，让回家的人一打开房门，老屋里的的气味顿时贯通五脏六腑。村口那棵200多年的古银杏树，乡人们给它披挂上迎春的红绸，那些栽树先人的身影在枝叶里晃动了……乡人们在春节所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因为故乡是诞生我们生命的血地，故乡有着我们祖先的气息。

在春节里，让我们去走一走亲戚。我老家有一句话说，亲戚是越走越亲。特别是乡下那些与我们血缘上盘根错节的老亲戚们，他们扎根深山，在平时亲亲热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日常生活的藤藤蔓蔓，也让亲情乡情在日子里炉火一样温暖地燃烧着。

在山里，我家有几门亲戚，这些年来，他们担着山里的藕、土豆、红薯、大米、玉米、南瓜、茄子、大白菜、老腊肉、核桃、豌豆粉送到城里我的家。沉沉的担子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这些敦厚朴

实的亲戚们有时站在门口也不进屋，那些山里的瓜果蔬菜上，顿时扑来老家山水的气息，一个微缩了的故乡由此定格在心房里。

想起有一年春节我陪母亲去走一门山里多年不见的亲戚，天色空蒙中鸟声清脆，我和母亲迷路了。于是我问一个扛着铁锹的老农，去那家姓卢的亲戚该如何走，老农热情地给我们指路：“往前走，看到前面有一棵黄葛树，再走过石拱桥，前面有一户养鹅的人家，那户人家就是卢家了。”果然，我和母亲沿着乡人指点的路线，遇到了一群扬颈拍掌慢条斯理走路的鹅，它们摇晃着肥胖身子，“嘎嘎嘎”地叫着，用地道的“鹅语”欢迎着我和母亲的光临。那户卢姓亲戚顿时认出了母亲，拍打着衣襟上的尘土，激动地和母亲拥抱在一起，亲戚的大眼睛里满是喜悦的泪花。中午，亲戚家的柴火土灶里，一棵槐树的老疙瘩在灶里燃得噼啪作响，大铁锅里炖的是土豆腊肉，蒸的是乡下的鲜肉、藕圆子、咸菜扣肉。晚上睡在亲戚家雕花的老木床上，感觉到时光的穿越与恍惚。

今年春节，我还要陪母亲去走一走山里的几门老亲戚，那些山间的年味，古风漫漫中抚慰着人心，也传递着时间的恒久力量。父亲在世时，有一个亲戚来我家时，他和父亲坐在一起常常陷入沉默。有一次，这个亲戚突然站起身一声叹息：“哎呀，我们的子孙们今后还这样走动么？”父亲拉住他的手，用幽蓝如老井的眼神怔怔地望着亲戚喃喃道：“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传下去，人活世上，咋能没亲戚呢。”

一个城市的老巷子，烟火漫卷中散发着一个城市最宜人的温度。在我故城的老巷子里，我感谢一棵槐树，它身壮枝繁，天庭饱满，华盖高撑，枝叶间洒下了岁月的婆娑流光。那年腊月，我在这棵树上贴了一张小纸条：“杨，嫁给我吧！”我深爱的杨姑娘，就住在这条老巷子里。腊月大雪的节气过了就是春节，老巷子里12个孔眼的蜂窝煤燃得通红，炉子里咕嘟咕嘟炖着鸡汤，那是我第一次进杨的家门享受到的待遇。从此以后进城，城里一家人的灯火闪烁处，有一盏灯在夜风中等着我。

今年春节，我还要去这些顽强隐身在老城里的老巷子里走一走看一看，致敬老时光，也致敬那些老巷子里生活得心宽体胖的老居民们。我还要去那棵老槐树下，摸一摸铠甲一样的树身，这棵“定情树”，依然苍绿的枝叶温柔覆盖老巷一角，它已是我生命之树的一部分。

### 编者按

年味是什么？因为年龄段、出生地不同，可能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。

年味是时间的陈酿，是记忆与情愫开出的花。它是与家人团圆时的拥抱，是与老友重聚时的欢笑；是对故乡土人情的珍藏，是至今还飘荡在百年老街里的腔调……

无论身处何方，只要我们彼此牵挂，对家的眷恋没有改变，对团圆、和谐、幸福的美好祈愿没有改变，年味便一直在。

